

延續高一淺品朱光潛的美，高二同學將於第二次月考前，邂逅蔣勳。那是第三冊國文第八課的〈我與書畫的緣分〉，你將忍不住的嗜讀「藝術生活蔣勳」，以美為信仰的蔣勳，在西風低吟、秋意漸濃的十月天，圖書館將領你進入每月的文學沙龍，共賞文字的優雅！

被美撞了一下

◎莊裕安（作家、醫師） ○摘自 2006-01-15/聯合報/E5 版/讀書人

我是在閱讀英國記者歐諾里的《慢活》時，途中插入蔣勳的《天地有大美》，中野考次成書時，日本剛陷入泡沫經濟，中野考次像個精神導師，率領日本人回不覺莞爾發現，歐諾里也許是蔣勳的信徒，一個幡然棄械投誠的急驚風。難道這歸傳統的「清貧思想」。所謂「清貧」並不是消極的匱乏與禁欲，而是選擇最簡樸的生活來表現自己的思想。

想起朱光潛的《談美》，《談美》與《天地有大美》相差七十年，前後生活步去年日本似乎有從泡沫經濟脫困的現象，倒是台灣還陷在泥淖。中野考次開宗調何其迥異，卻不約而同以歌頌「慢」作為全書的收束。究其緣由，分辦「美感」明義，用本阿彌先悅對瀨戶肩衝茶罐的追求與捨棄，說明清貧的真諦。換成蔣勳與「快感」的不同，原是美學領域很重要的論述。大概有史以來，速度與地心引的口吻，就是我們需要瞭解名牌之所以成為名牌，背後所支撐的文化意義。我們為何需要名牌？我們為何不需要名牌？買得起而不買是「清貧」，買不起而買是

當年朱光潛寫下厚重寫實的《文藝心理學》，覺得一般人可能不易接近。便以「卡收」，我們要如何找到允執厥中的「品味」？中學生為訴求對象，將此書用深入浅出的剝切口吻，重寫《談美》一書。蔣勳新話不斷的高捷、高鐵，風波豈只在弊案？我們有沒有可能請政治讓路，讓路書亦有特定訴求對象，那就是新竹科學園區的電子新貴，他的取喻用學同樣市井給美學的散步。芥底抽薪用「莊子的思維」、「蔣勳的思維」，重新考量台灣是否真需要這樣的建設？像異想天開的巴黎市長，封閉塞納河環河快速道路一整個

與朱著十五個抽象命題相較，蔣勳以切身的衣食住行談美，更是心有戚戚。與月，還給老百姓游泳曬太陽。如果我們一直學不會僅一點、少一點，剛剛摩肩接踵與你撞了一下的，恐怕你永遠不會認出來那是，美。

◎ 品味

「美」這個字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用到的機會很多。覺得一個人很美，一片風景很美，讀一首詩，看一幅畫，聽一段樂曲，心裡感動，也都可能說：「很美」。《說文解字》從字源上註解「美」，把「美」上下拆開，解釋成「羊大為美」。

近代研究美學的學者，有人認為，「羊大為美」，指的是人類最初吃羊肉的快樂。「美」這個字，因此應該起源於味覺。這一派學者的理論，到目前為止，並未獲得美學界一致的同意。一般人以為，目前我們用到「美」這個字，還是有比較多「精神」、「心靈」的內涵。覺得一個人很美，覺得一片風景很美，欣賞繪畫，聆聽音樂，心情上愉悅豐富的感覺，似乎與「吃羊肉」的快樂有所不同。

「美」這個漢字，由「羊大」二字合成，是否與吃羊肉有關，在美學領域還有爭議。我們凝視一個人，覺得這個人很美，他的一顰一笑，都變成牽掛，有時對方並不知道，只是自己私下欣賞，心裡也滿足喜悅。我們面對一片夕陽，看到西天上剎那間色彩燦爛的變化，我們看到的彷彿不只是風景，也同時看到了所有生命完成自己時的莊嚴。春天走到山上，看到滿山花朵的綻放，忍不住歡欣鼓舞，想放懷盡情大叫幾聲。偶然在寧靜夏夜海濱，一抬頭看到滿天星，心中忽然好像被許多喜悅驚訝充滿，竟然可以熱淚盈眶。

許多生命中的美，並不是物質，沒有實際利益，但是，情動於中，留在記憶深處，久久不能忘卻。「美」好像是心裡埋藏很久的記憶，擱置在角落，連自己也忘了，卻忽然被觸動，深藏底層的，一時被呼喚了起來。吃羊肉，當然有快樂，不只吃飽肚子，也在口腔間有許多滋味。但是，「吃羊肉」的滋味，畢竟與許許多多內心深處極其複雜的心靈變化有所不同。近代美學因此更精細地分別，把口腔上官能的快樂稱為「快感」，心靈上豐富的滿足才構成「美感」。

孟子說：「充實之謂美。」的確，「美」使生命充實了起來。一個人，如果在飢餓的時候，吃一頓羊肉，無疑是非常大的快樂。空空的胃，被食物充滿，一定也是「充實」的滿足。但是太過飢餓的時候，狼吞虎嚥，甚至飢不擇食，就只有器官上的充實，可能連口腔上的滋味都品嚐不出。

「品嚐」，因此並不等於「吃飽」。物質缺乏，太過飢餓的社會，人如同動物，只滿足生存最基本的需求，「吃飽」其實無可厚非。但是，人類在脫離飢餓階段之後，一直停留在「吃飽」的滿足，口腔中所有複雜的味覺潛能都無法開發。吃得粗糙野蠻，品嚐不出酸甜苦辣鹹的豐富變化，也就品嚐不出五味雜陳的人生況味。

西方人講一個人的生活品質，常常用到「taste」這個字，中國從東漢以後，特別重視「品」；欣賞詩的書叫「詩品」，欣賞畫的書叫「畫品」，評論人物言行舉止性情，叫做「人品」。

「品」，也就是「品味」。「品味」兩個字都與「口」有關，但已不是用來「吃飽」的「口」。「品」如果不是一個口，而是三個口，一定是口腔的味覺已經有了不同層次的需求。生活有品味，生命有品味，還是要有比「吃飽」多一點的精神心靈上的滿足吧。

一個人沒有「品味」，即使財大氣粗，仍然是精神上的窮人。一個社會，沒有「品味」，物質越富有，精神越是困窘空虛。——二·二十三

◎ 舞者

他蜷縮在舞台上，像一塊不動的石頭，像一枚沉睡中的蛹，像一粒等待發芽的種子；像一個點，在浩大的空間裡，才剛剛找到自己存在的定位。如果是石頭，它應該記憶著洪荒以前熔岩的噴發。在高温裡膨脹爆炸噴射，它的身體，在巨大的溫度裡分解，熔化成最小的分子。所有的分子，快速旋轉演變。身體的每一部分，好像都在尋找新的組合方式。天崩地裂，身體破碎瓦解成粉末塵埃，像稀釋的液體，在渾沌大氣裡飄散流蕩。

當溫度降低下來，速度緩慢下來，它凝結了，固定了，變成一塊不動的石頭。數十億年來，它一直不動。偶然一次地震，或許喚起它久遠久遠以前天崩地裂的一點回憶吧，它稍微搖擺晃動，若有所思。不多久，還是決定安分做一塊不動的石頭。你在舞台上，你使我想起那一塊不動的石頭。

如果是一枚小小的沉睡中的蛹，不知道它還記不記得上一次肉身解脫時巨大的疼痛？他的身體蜷縮成一團，像母體中靜靜的胎兒。耳中有規律節奏的呼吸心跳，有汨汨血脈，像是四面包圍的潺湲水聲。在極其安靜的蛹的睡眠裡，我聽到遠遠的輕微的胎動。

每一個蛹中沉睡著一個蛹，每一個蛹的睡眠裡，都有無數彩色繽紛的夢。他記得，這個此刻沉睡的身體，曾經在空中上下翻飛，翩翩起舞。這個身體，曾經飛揚浮沉過春天的樹林沼澤池畔溪流，曾經穿越金晃晃的陽光，曾經和漫天的花瓣一起飄灑紛飛，曾經收攏起斑斕透明雙翼，專心停佇在一朵盛放綻開的花蕊中心，專心吸吮噴聞蕊心深處那一點芳香甘甜的蜜汁。

它可以這樣安靜圓滿，如睡眠中的蛹，在微暗的舞台上，回憶著前生，回憶著做為蝴蝶彩蛾的時刻，回憶著一切的繽紛華麗。繽紛華麗的夢，像倒轉過來的水晶球，裡面許多細碎的亮片，紛紛灑落。所有亮晶晶的繁華都飄落之後，在層層落葉的覆蓋底下，一粒種子安靜地等待著發芽。

他像一粒等待發芽的種子。他蜷縮著，我可以很清楚看到他身體摺疊的秩序。在堅硬果核保護的中心，柔軟的胚芽把自己縮得很小很小。我用刀切開果核，看到胚芽擠在狹小的空間裡，身體一層一層的摺疊，緊緊擁抱著自己。他要把自己縮到這麼小，藏在最隱微的黑暗之處。他要把自己縮到這麼小，不佔據任何空間。是不是肉體縮到最小，意志才能向上伸展？胚芽知不知道，這麼小的身體裡，隱藏著要長成一棵大樹的意志。我看到他的身體蜷縮成一個小點，那個小點是一條線的開始。

好像王羲之練習書法最初的那一個點，叫做「高臺墜石」，從很高很高的山崖向下墜落的一塊石頭。從這個點開始，有了存在，有了速度，有了方向，有了重量，有了體積，有了向下墜落的沉重，也有了向上飛起的夢想。

他蜷縮著，一動也不動，我看到了洪荒裡石頭的流動，我聽到天崩地裂的聲音。我看到了沉睡的蛹，一一孵化成漫天飛舞的蝴蝶。我看到了一粒胚芽，長成枝葉扶疏的大樹，在明亮的陽光裡隨風搖擺。我看到的是舞台上的一個小小的點，那小小的點，卻是一切的開始。——十二·十五